

那个年代 那份真情 那段难以忘怀的往事
那首委婉缠绵的恋歌

梦绕蓝河谷

王荣大◎著

作家出版社

梦绕蓝河谷

王荣大◎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绕蓝河谷 / 王荣大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5063-6619-9

I. ①梦…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17359 号

梦绕蓝河谷

作 者: 王荣大

责任编辑: 王 征

装帧设计: 大象设计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40 千

印 张: 19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6619-9

定 价: 2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既然我把美好的青春默默地留给《梦绕蓝河谷》，
那就让风华正茂永远伴随着她吧！

王荣大

真情实感比什么都重要

——序《梦绕蓝河谷》

吴义勤

新时期以来，知青文学已经走过了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一大批知青作家和知青文学作品成了中国当代文学一道异常美丽的风景。但是随着知青文学的经典化和历史化，知青文学特定的叙述模式也开始引起争议、反思甚至审美疲劳。就知青文学而言，无论是控诉历史，还是表达青春无悔的姿态，无论是他们所描写的生活、所传达的观念，还是所表现的人生经验以及对那段历史的态度，都某种程度上存在以个体代言知青群体的嫌疑。因此，近年来，知青文学开始向民间延伸，书写者已不再单纯是那些知识精英、成功人士，那些曾经“被代言”的普通知青也被激活了书写自己历史的主体性与话语权，他们有了越来越多描写自己的经历、表达自己的感受、敞开自己灵魂的机会。

王荣大的长篇小说《梦绕蓝河谷》就是这个潮流里涌现出来的一部优秀作品。在我的阅读记忆中，没有关于王荣大这个作家的任何印象，但是打开小说，那种扑面而来的原生态的真实感一下子就吸引了我、震撼了我、打动了我。小说描写的是一帮知青从“文革”到改革开放的经历，涉及到的是当代中国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段历史，但小说并没有以宏大叙事的方式去描述大的历史

变革，而是以人为主，着力去表现人情与人性，通过知青的生活、爱情、事业去观照那个年代里青年人的理想和追求、痛苦与无奈、奋斗与挣扎。在小说里，我们看不到以往知青文学那种固定的模式、理念、观念与情感，而纯粹展现的是个体对那一段历史经历的思考和感悟。小说悬置了历史的复杂性，回到了文学最为基本的命题——人，它弱化了历史的力量，使个体本身的选择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就像作者自己所说的，“故事和人物虽然是虚构的，但是我生活的真实感受，是我对生命和人性的理解和感悟”。

当然，人与历史的矛盾与纠葛是所有文学的母题，也是知青文学难以回避的命题。《梦绕蓝河谷》同样有着对历史的批判，我们从中也能看到历史对人的戕害，以及人面对历史时的无奈。这在小说中的王春亮、杜鹃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的死是历史的悲剧和时代悲剧的悲壮注释。王春亮为追求真理，质疑一切强加于人的思想，为追求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宁愿付出生命。杜鹃为改变出身不好带来的困境，在火灾中英勇表现，最终葬身火海。但是，小说对悲剧的表现，并不着力于对历史的强烈控诉与批判，并不简单地把悲剧的原因归结于历史和时代，而是要真诚地记录、演绎、彰显他所理解的那个年代人们真实的选择、情感与理想。小说强调的是历史之外，人作为一个主体自身的人性、情感、心理、思想、认识的自觉性与独立性，是人超越历史对于自我本体塑造的可能性的追问与反思。而与此相呼应，对于殷天、丛生这样为利益而不惜出卖灵魂以至自我迷失的人物，作者同样没有从时代和历史的角度去找原因，而是极力从道德、人心的角度去发掘，正如作者所说，“历史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没有对与错，有的只是人性的美与丑、善与恶”。从这个意义上说，《梦绕蓝河

谷》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知青小说，作家有着远比知青小说更阔大的思想追求，他要表现的是超越时代背景的更具普遍性、更为深远的主题。

田清秀、黄花、庄燕、曲径是作者浓墨重彩刻画了几个典型人物，他们身上寄托了作者的深沉情感，集中体现了那个年代青年一代的真爱与真情、理想与追求。某种意义上，《梦绕蓝河谷》其实正是一部成长小说，它生动记录了青年人一步步追寻爱情、事业，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田清秀、黄花是作品着墨最多、最为重要的人物，他们是那个年代优秀青年的代表，善良、坚强，有自己的追求，历经磨难终于走到一起，并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庄燕是扎根农村的典型，虽然她无法摆脱时代给她的印记，但她的奋斗并非为了投机或捞取政治资本，而是真诚的良知和正义使然，尤其是当追求她的山柱子为了保护她而遭迫害致残时，她没有选择离开，而是留下来，并在扎根农村的过程中为改变农村的面貌而奋斗。作家的笔在这些人物身上饱含情感，他想要呈现的是一代人的奋斗史、成长史。成长的过程当然难免波折甚至苦难，但小说无意渲染苦难和怨恨，而是用平淡、平实的基调，用乐观、理想的姿态去化解一切。因此，在小说人物的背后，我们始终能够感觉到坚定信念的支撑，能够看到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的平衡。就像作者所说的，“那时我们没有那么多说道，只是凭着良心做事。其实好与坏、对与错的道理谁都明白，用不着启蒙，只是做与不做的問題，那时我们只是怀着一种朴素的情感去做我们该做的事”。长期以来，我们注重的是对知青小说外部因素的诠释，重视的是知青生活所附带的政治、时代内涵，恰恰忽略了知青个人的选择以及选择背后最为直接、更为普遍的东西——个人的选择、成

长，以及这个过程中最原始的情感体验和心理变化。《梦绕蓝河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完成了对知青小说的超越，完成了从政治性向个人性的回归。

艺术上，《梦绕蓝河谷》虽然没有华丽的修辞和特别的技巧，但作者回归本真，用真诚的语言、情感去表达一种日常性的生活，以朴素、真诚的叙述风格去书写真实的生命体验和人情、人性，却赋予了小说特别的思想性、情感性和感染力。“回想那个年代，条件虽然艰苦，但我们充满了对生活的希望，真诚地对待生活，真诚地对待事业，真诚地对待他人和我们自己”，这是作者对那个年代最恰当的诠释，也是对于“朴素最美”、“真情实感最美”这一艺术真谛的诠释。

（吴义勤，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著名文学评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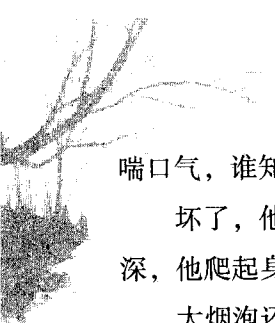
进山的路越走越窄，走到后来竟没有了路。

阴云由远而近，铺天盖地压了过来。天越来越暗，风越来越急，地面上的雪粒，先是一缕缕细流，不大会儿工夫便汇成一股强劲的急流。紧接着大烟泡白茫茫地滚过来，瞬间淹没了草梢，夷平了沟洼。树梢开始猛烈摇晃，林子里不时传来嘎巴嘎巴的树枝断裂声。

田清秀背驮行李和书箱，拖着两条僵硬的腿，吃力地在插档深的雪窝里，深一脚浅一脚地不停跋涉。人刚走过，脚印就被埋住了。风裹挟着雪霰，敲打在他的脸上，生疼，呼出的热气，在他胸前已经凝结成一片白霜。臃肿的小棉袄，早就被风打透了，汗津津的冰凉。尖厉的白毛风打着呼哨，一阵紧似一阵地撕扯着他，整个人都被笼罩在滚动着的雪雾之中。

清秀从早起开始走，在狂风暴雪中扑腾了大半天，连蓝河谷鹿场的影子也没有看到，现在他只能凭着感觉走。早起的那两碗苞米粥，早已在狂风暴雪中耗尽了，他的身子不住地往下沉。但他知道，这时绝不能停下来。他记得刚下乡那年，有两个男女知青，因为偷着搭伴回家过年，横穿老林子时遇到大烟泡，没能走出去林子，就被硬邦邦地冻死在雪地里。他暗自叮嘱自己，千万可不能倒下。

好不容易来到了山崖豁口，人已经累得快不行了。他站稳脚想



喘口气，谁知脚下一空，忽嚓一下整个人便栽了下去。

坏了，他知道自己掉进了当地人捕猎的陷阱。陷阱有一人多深，他爬起身，尝试了几次也没爬上去。

大烟泡还没有刮过去，山豁口的风更加强劲，把地上的积雪一阵阵地扫进陷阱，眨眼工夫，雪就埋到了腰间。照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雪就会把整个陷阱填平。

雪还是源源而下，行李渐渐地被埋住，只露着捆在上面的书箱。看着这只小小的书箱，清秀不由得心头一热。这只书箱寄托着他人生的梦想，和他对黄花的那份爱恋。他立刻振奋精神，开始在齐腰的雪里挣扎。

雪还在往陷阱里灌。这时，他却盼着雪越多越好。陷阱里的积雪已经过腰深了，他硬撑着疲惫的身子踩上去，把雪一点点踩实，又把行李和书箱垫上。他蹬在行李上，试了几次，终于爬出了陷阱，然后又把行李和书箱拖拽上来。他坐在雪里不住地喘着粗气，然后把行李重新背在背上，向山的豁口走去。

当他走出沟门拐过山嘴儿，再一看，眼泪都快下来了——透过漫天飞雪，他隐约看到了蓝河谷鹿场。

鹿场影影绰绰地隐在棒槌崖子北坡的林子里，被厚厚的雪覆盖着，一趟趟鹿舍依山而建。他迎着风雪，晃晃荡荡地向鹿场走去。

鹿场正面是尖顶的风干楼，楼下有个门洞，两侧连着石砌墙面的房子，错错落落的。房子远看还挺气派，近看却透出些破败景象，完全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好。

雪似乎小了，田清秀扛着行李从鹿场门洞进去。高墙深院里一个人影也没有，正赶上北风烟雪的天气，又没到喂鹿的时间，就显得冷冷清清。

田清秀扛着行李呆呆地站在那儿。房顶上烟囱里刚冒出的热气，被冷风扯成碎片。门洞里落了一群避风的家雀儿，冻得叽喳喳叫。障杆子围成的一溜鹿圈里，不时传来一两声悠长的鹿鸣。

田清秀正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忽然，过道响起由远而近的踏雪声。一个姑娘头上笼着花格围巾，扛着一大捆鹿柴，一晃就过去了。那轻盈的步态和修长的背影，让田清秀的心里咯噔一下——啊，那不是黄花吗？是她，一定是她！

清秀刚要追过去，又站住了。他把行李和书箱从背上解下来，放在地上，直起身抻了抻衣襟，围脖也理了理。

那姑娘进了鹿圈，一甩肩，把鹿柴哗啦一下撂到地上。梅花鹿一个跟着一个地围拢过来。这时，她听到身后有人轻轻地喊了一声“黄花”就转过身。

她一下愣住了：眼前分明立着一个雪人。只见皮帽子裹着冻得通红的脸蛋儿。发梢、眉毛，就连毛茸茸的小胡子都挂着霜。蓝制服、青裤子，紫色的毛线围脖绕了一圈，很自然地搭在胸前。

田清秀从头到脚都落满了雪，站在那里，抿着嘴儿，也不说话，挂了霜的眉眼在冲她笑着。

黄花从那文质彬彬的模样和那单纯的眼神里，一下就认出了田清秀，惊得叫起来：“呦，小田，是你？你咋过来的？”说着脸就红了。

“走过来的呀。我来报到。”

“大雪号天的，可真难为你了……”她挺感动，眼泪都快下来了。沉默了好一会儿，又说：“实际上，你该回城才对……”

“咋？这儿不好吗？”清秀心头一紧。

“可你跟我不一样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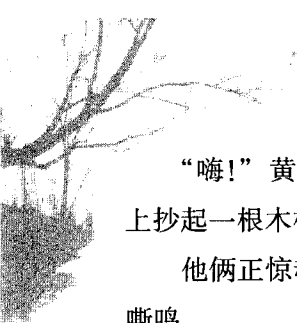
鹿群见了生人，都轰地躲散到鹿舍里，一个个抬起头，支棱着耳朵，朝这边张望。

田清秀问：“咋就你自己呀？”

“天太冷，我特意来给鹿加个小灶。”

尽管风吹日晒，黄花秀气的脸蛋儿依然红润润的。

俩人正说着话，一只大公鹿伸长脖，两耳直立，臀毛耆起，猛然朝田清秀顶了过来。



“嗨！”黄花吓得一激灵，脸都白了，跺脚一声断喝，迅速从地上抄起一根木棍，猛地朝鹿的鼻梁打去。大公鹿被打跑了。

他俩正惊魂未定地从鹿圈里出来，鹿场门洞外传来一阵马的嘶鸣。

套好爬犁在门口等候的知青排长殷天，离老远就看见了老同学田清秀，心里一惊：他怎么来了？是找黄花来的？于是喊道：“黄花，还不快走哇，赶火车不赶趟啦！”

黄花好像不太情愿地应了一声就对田清秀说：“小田，我要到莲花泡收苇子去了，反正你也不走了，回头见吧。”

黄花紧走几步又回头冲他一笑，然后跑到拌料室敲敲窗子，喊出一个叫丛生的俊小伙儿。小伙子笑嘻嘻地问：“阁下有何贵干？”

黄花拿拳头杵了丛生一下说：“你这小鬼儿，嘴说帮我喂鹿，却跑这儿猫着呢。快，这位是新来的田清秀，把他领到大宿舍去。”

丛生好奇地打量了一下来人，油腔滑调地说了声：“遵命”，就来到门洞，帮田清秀拎行李和书箱。

田清秀站在门洞里，看着黄花跟着老同学殷天匆匆上了马爬犁。黄花还没有坐稳，殷天就把自己穿的军大衣脱给她。黄花没有披，殷天只得重又穿上，然后一甩长鞭，马爬犁一溜风地顺坡而下，走远，直到看不见了。

大宿舍是一间筒子房，炕上摆着两个铺盖卷儿，地中间是几排木桩架板的桌凳。木板的墙壁上糊着报纸，已经脱落，往下是残留着打倒谁谁谁的标语，往上是一幅横额：扎根鹿场向毛主席表忠心大会。看得出这里是宿舍兼做会议室。

丛生很麻利，进屋把田清秀的行李和书箱往炕梢一放，回手关上门，看了一眼田清秀说：“哥们儿，你赔了，你事先也没来踩踩盘子。人家都尽着往外跑，你偏偏往里钻。还不光是吃苦，场里自来‘狼’多‘肉’少，不够叼的，像刚才跟你说话的那位，早就砸开的核桃——有仁儿（人）了。”

“谁？”田清秀的心突然像被什么扎了一下，解行李绳的手也停

了下来。

“你还看不出来呀！”

田清秀耳边又响起黄花刚才的那句话：“实际上，你该回城才对。”

黄花是设身处地替我着想呢？还是她真的有了人？

此时此刻，清秀感觉从心里往外冒凉气……

来到鹿场后，田清秀每天都随着大帮人，走上很远的路，进山砍木头给鹿场的人参园子备料，用做人参帘子的支架。收工回来，田清秀常常独自站在鹿场门口，面对着莽莽苍苍的大山和一条明晃晃、伸向远方的冰河，心里惦记着远方收苇子的黄花。他感到心里空落落的。

一天，田清秀从外边回宿舍，就早早与同屋的两个知青躺下了。这时，有人敲门，躺在清秀旁边的霍大川忽地揭开被子爬起来，抓起秋衣看也没看就往头上套。他趿拉着鞋，刚要出门，丛生笑他：“你倒是慌个什么？衣裳都穿反了。”

霍大川瞅瞅穿反的衣裳也咧嘴笑了：“妈的！”又脱下来，重新穿好，就要出门。

丛生又喊他：“你穿这身不怕冻干巴了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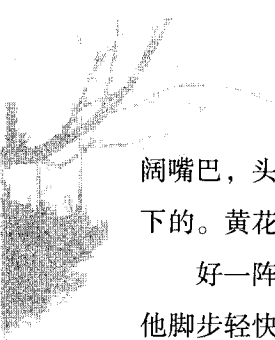
霍大川经提醒，才又反身拿起压脚的大衣披上。丛生瞅他那样儿，又来了一句：“还没咋的就蒙门了。”霍大川又乐呵呵地回身，在丛生的脑瓜上敲了一下就出去了。

“大川，你找我有事吗？”门外是黄花熟悉而朦胧的声音。

清秀躺在炕上听得真切，心就咯噔一下：她去莲花泡收苇子，啥时回来的，我咋没见着？然后心又一沉，支棱着耳朵，直到走廊里一阵凌乱的脚步声渐渐远去。

丛生已经发出了均匀的鼾声，清秀却怎么也睡不着了。他在想黄花和霍大川到底去做什么，心里放不下。

霍大川长得属于那种宽肩窄胯的棒汉子，浓眉大眼，高鼻梁，



阔嘴巴，头发硬得像猪鬃，腮帮上还有一道月牙疤，是跟人打架留下的。黄花能跟他吗？

好一阵儿，霍大川带着一股野外的凉气，没披大衣就回来了。他脚步轻快地推门进来，蹬掉鞋就上炕，又把被子一团压在身下，拄着下巴颏望着门。看来，他还不想睡。

清秀问：“你的军大衣呢？”

霍大川说：“黄花拿去了。她说苇子收完了，明天一早搭林场的车到野老滩车站看苇子去。”

霍大川一脸兴奋，有滋有味地抽着烟，又用胳膊肘拐了拐清秀说：“你认识黄花？她挺佩服你，说你挺有文才。真的，你帮我写一封情书，完了我给你买罐头。”

“给谁？”

“黄花呀！”

“哪有情书让别人写的。”

“好小子，你不帮哥们儿是不是？”霍大川说着一把掐住清秀的手，使劲地攥着：“写不写，嗯？”

清秀疼得直咬牙，却硬是不肯。

霍大川笑了：“你可真有挺头。”松开手又问：“你看黄花怎么样？”

此刻，清秀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儿，他掩饰着，用轻松的语气说：“那可是一朵人见人爱的天女木兰花儿。”

“到底是文人说的话。”丛生插话，这鬼小子不知啥时醒的。

“你瞧她的个头够用，我的肩膀也宽，将来我们的儿子肯定是个棒汉子。”霍大川沉浸在一种幸福的幻想中。

丛生撇了撇嘴，鬼头鬼脑地嘿嘿一笑。清秀却没笑：黄花不是跟殷天处了吗？怎么这么快又跟霍大川好上了？虽说“一家女百家求”，可你黄花也应该慎重些呀！

此时此刻清秀的心好像被掏空了似的。

两年前，长白山刚刚落下头场雪，田清秀插队落户的山门村，驻进了工作队，说是要批判自发倾向。一到下晚，生产队那间低矮的草屋里，连同拐把子炕上，都坐满了衣衫不整的社员。草屋中间的条凳上坐着公社知青办主任康治仁。康治仁老是有说道，人们就不得不陪着点灯熬油地开会。

每逢开会，黄花虽说是工作队里的一员，却不跟康治仁坐一条板凳上，喜欢跟田清秀坐个对脸。她早早就来，坐在炕沿上，抱住一根顶梁的山柱子，躲过跳动的灯影，只露半边脸，静静地望着田清秀。田清秀也感觉到了，只装作往人堆里看，但有时也情不自禁地瞅她两眼，心里就有了一种说不出的新奇和甜蜜。

从那以后，田清秀在背地里就喜欢唱“姑娘好像花一样，小伙儿心胸多宽广”。黄花也常来知青点，没事儿喜欢坐田清秀的铺，捡他扔在炕上的书看。田清秀还不时地在炕上搁本新书。但每次黄花来，清秀都转身走开。望着他的背影，黄花皱着眉，也不知道该说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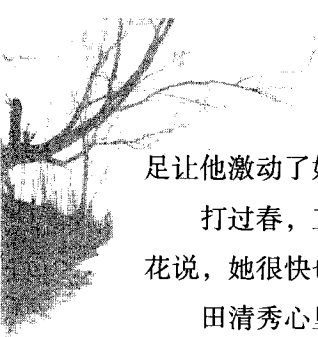
过头一个春节，不让知青们回家，工作队的同志都在队部张罗着给知青家里写慰问信。黄花争着抢着给田清秀写。她找了个背人的地方给清秀家写慰问信，看清秀凑过来，就用手捂上，故意不让他看。清秀只瞥见一句，“他被贫下中农评价很高”。谁会想到，黄花的字，和她的人一样的漂亮。

村里人都喜欢黄花。老队长就好逗她：“黄花，留俺队吧。”

“真要我吗？”黄花怪撩人地歪着头。

“要，俺队有的是好小伙儿。”

“瞧您说的。”黄花脸红了，回头瞟了清秀一眼。那眼神儿，足



足让他激动了好一阵子。

打过春，工作队的人陆陆续续地走了，只有黄花还没走。但黄花说，她很快也要走了。

田清秀心里有些不是滋味，他踏着春雪来到小河边。

日头落下去了，蓝河谷里的风很硬，刚才还是一片绚烂的晚霞，转眼间就消失了。他想到了黄花。她会想到他吗？是啊，她走该送她点什么才好。他决定送黄花一个日记本，还要题上字，内容既要简洁含蓄，还要富有诗意。写点什么他一时没有想出来。

小河已经开冻了，河边绒乎乎的雪窝里，鲜亮亮地开放着几朵金黄色的冰凌花。他半蹲半跪，两手轻轻地扒开雪。土还是冻的，可那紫茎的黄色花朵，是如何钻出来的呢？而且开得那么凛然，飘逸着清香。田清秀惊叹着那花的神奇，觉得很有诗意，猛然间迸发出了创作灵感。为了这个发现，他迫不及待地往回跑。

知青点里，黄花和丁香挨坐在炕沿上。丁香是清秀的同学，从小一起长大，又是一起下乡的知青。清秀进门时理也没理她俩就径直奔了书箱，翻出钢笔和为黄花准备好的日记本。他感觉到，背后的丁香正捂着嘴在哧哧地笑他。黄花想笑又没笑，扒拉了丁香一把，然后凑到她耳边，压低声音，却又有意让清秀听到：“别打扰人家写作。”

等清秀刷刷刷写完摞下笔，黄花才玩笑着说：“小田，你的作品让咱看看呗。”

“等你走时。”田清秀说完，看黄花不相信地撇了撇嘴，又说：“到那时不让你看，我的‘田’字倒着写。”

“得了，得了，翻过来掉过去，‘田’字还是‘田’字。”黄花有点嗔怪他。

田清秀不得不笑了：“你啥时候走？”

“冰凌花开了，你知道吗？”黄花眼睛里突然闪动着一种晶莹的亮光说，“冰凌花是报春的花，在山里数它开得最早。”

接着一连好几天，清秀也没见着黄花，想必她已经走了。冰凌

花刚开，她怎么这么快就走了，连个招呼也没打。田清秀心里十分难受。

这天，田清秀从书箱里翻出没有送出去的日记本，想到黄花，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盯着扉页上的题字，正闷闷地出神，门呀的一声开了，吓了他一跳，慌忙把日记本揣进裤兜里。

黄花来了，早春的阳光透过花格子窗，一缕缕地洒在她的身上。她真美，简直像山里的一朵天女木兰花。此刻，黄花正沉静地望着他。清秀的心咚咚地跳。原来她还没走！

现在屋里就他们两个，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也不能错过了。清秀下意识地摸了摸裤兜里的日记本：给不给她？他感觉自己的手在哆嗦，还捏出了一把汗。

黄花低下头，又抬眼瞅了瞅他说：“小田，我明儿就要走了，你对我还有啥意见？”

清秀说：“我这样的人，还能提什么意见？”他倒想听听她对自己的意见。

“不，小田，你挺专的，贫下中农对你评价挺高，你给我的印象也很好……”黄花欲言又止，慌忙递过一本书。清秀接过书时发现，黄花的手红嫩细润。

那是本残破的《红楼梦》，是她拿去看的。书都快散架了，真难为她，搓线把书订补好了，还用牛皮纸封了个书皮。

清秀很感动，抚摸着牛皮纸封皮。这时从书里掉下一朵报春的冰凌花。清秀弯腰捡起冰凌花，瞅瞅黄花。黄花的脸刷地红了，清秀也慌了。屋里真静，好一会儿，黄花才很不自然地扭过身，低着头，揪着花格围巾的一角，咬了咬嘴唇说：“有时间到小石屏去玩儿，我家可好找了……”说着一扭身跑走了。

清秀一下清醒了，准备送给她的日记本，还在裤兜里呢。

下晚，田清秀躺在炕上翻开日记本，头一页，上面写着他费尽心思才想出的一句词：战地黄花分外香。端详了好一阵，他合上本子，轻叹一声，把本子掖在枕头底下，打算明早再送给黄花。可又